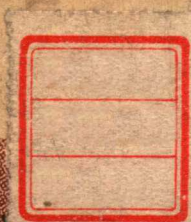


戰地生活叢刊

西綫隨征記



舒 羣 著

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戰地生活叢刊

第六種

西
線
隨
征
記

舒
羣
著

戰地生活叢刊

西線隨征記

本書作者不許翻印

中華民國廿七年六月九日(漢)初版

發行額：二〇〇〇冊

著 作 人 舒 羣

發 行 人 張 靜 廬

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

總店：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

支	廣州	分	西安
店	梧州	店	漢中
重慶	宜昌	長沙	蕪州
成都	桂林	昆明	洛陽
許昌			

每冊實價二角

乙 項：第 110 號

出版物：第 0298 號

西線隨征記

目次：

一	我走向了戰場	一
二	新識者與同行者	七
三	出發前的月夜	一四
四	初識的一個人	一八
五	翦成一幅的剪影	二二
六	中國的「愛人」	二五
七	踏上了征途	三〇
八	祖國在砲火中	三五

九	正太線上	三九
一〇	俘虜	四五
一一	丁玲與她的伙伴們	五二
一二	夜里	五五
一三	三十多人的一羣	五九
一四	一個農家	六四
一五	一顆善良的心	六八
一六	哭訴	七二

西線隨征記

我走向了戰場

在這「魔鬼」與「暴徒」世界上，終於開始了我們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的鬥爭，終於響了人類正義的號令！

「八一三」那天，我還在上海，過着那像西湖水面一樣平靜的生活。可是，祇有那一天啊；那一天以後，我的生活，便似茫茫的海洋被暴風捲起了巨波。

在不眠的長夜里，我曾爬上樓脊，去看黃浦江上的砲火，曾在曠大的房間內，獨自徘徊，曾寫了一首長詩「在祖國」，其中不這樣的一段：

我彷彿將要騎上一匹野馬，

在遼闊的天下奔馳，

我的去處，遙遙而無止，

我的去處，任隨我的馬蹄！

然而，又一天以後，我在詩的頁外，却又默默地寫了兩句：

男兒不怕死，

我要戰場去。

從此，我已經確定了自己未來的另一種生活。從此，又復活了幾年前我一槍一馬在東北，在戰場的記憶。可惜我不能夠再探知我仍在東北的父親地址；不然，我要寫一頁短簡去，告訴他：父親，你所盼待我歸去的時候，近了，很近了。

我生活上一切必要的東西，甚至曾被我保留幾年從不離過我身邊的紀念品，都一一地拋棄了，就是我以血所集成的十幾萬字未發表的文稿，也不得不移至友人的家裏。現在，那文稿，隨着上海一樣地陷入魔手，隨着難民一樣地遭受了不幸的命運吧？——如果是真的，那直是損失了我十幾滴的血。血，該是如何的珍貴的呢！然而，中國人的血，在日本的暴力下，已經流成了無數的長河！

在夕陽剛落的時候，聚集了十幾個友；我們同是流亡東北以外的東北流亡兒女。我們在露大的桌邊，互相地碰着酒杯。我們的臉上，表現着「最後的晚餐」的神情，可是我們唱着比「英雄交響樂」更壯烈的歌聲。天黑了，我們每個人都仍在留戀着不散，彷彿這一別以後誰也不敢預定我們再見的時日，也許更不知誰生誰死，永無再見的一瞬！

我臨行的那天，汽車把我送出租界以後，才感受了租界以內的和平景象，租界以外的戰爭氣氛；那是同樣的中國土地，無一線之隔，却有天堂地獄之別！

從上海到南京的途上，松江鐵橋被炸毀了，旅客要步行三四里，換上另一列車，繼續進

行。當夜色深沉的時候，人影雜亂地集成無數的人叢，包裹行李丟滿路邊，被遺下的孩子，哭着，呼喚着自己的母親，同時，母親已經瘖啞了喉嚨，仍在尋找着自己的孩子，這種悲慘的情景，我相信會深深地感動而又浸入每個有着人性的靈魂。而日本却仍以此爲不足，更常常派來飛機轟炸，難道日本軍閥完全失去了人性而祇有人形嗎？

在南京，我住了十幾天。在平津流亡同學會，我會見了一些舊日的友人，也新識了一些流亡的青年，他們那種愁苦與憤怒的臉色，彷彿是在說明日本殺害中國人的屠刀近了，幾乎近了每個中國人的身邊！同時，我也更深知日本軍閥的殘酷與無恥。他們派出轟炸南京的飛機，一批接連着一批，竟佔有了整日的時間。其實，他們所轟炸的也不過是無抵抗的破舊的民房，無辜的逃難老婦與幼兒——正像轟炸中國其它地方一樣。因此，我想到他們不但要滅亡中國，滅亡正義，而且要滅絕中國的兒女，滅絕全人類，讓世界上祇有櫻花樹存在，祇有大和民族存在。

九月十九日，也許是日本轟炸南京最厲害的一天。我在國府路的友人家里，也幾乎被

炸死；兩個炸彈的爆炸地，距我僅有十幾公尺。不過，隣家却有很大的傷亡，那些零碎的骨肉，都很清楚地從我眼前移過；最後我親去看了，一次仍在母親懷抱中的一個死後的幼兒。當時，我想世界上如果有一個正義的法庭，讓那幼兒的母親去控訴，誰能不承認日本軍閥是殺人的罪犯而判以死刑呢？可是，我祇看見她那連成珠串的淚水，祇聽見她那哭不成聲的哭聲，仰着臉，默無一言，彷彿不得不默認她的幼兒是一個無辜的殉難者，自己是一個「不幸」的母親。日本幾年來，幾次地侵略中國進攻中國，不知造成了多少她那樣「不幸」的母親；如果有一個正確的統計，更不知要拖長多少數字。——也許驚動了一切像鋼鐵所鑄成的人心。因此，我疑心日本軍閥必是禽獸所生，全無骨肉之情！

浦口銅山間的一段旅途，也成了恐怖的世界；被日機威脅着的列車，不得不常常停止。到銅山以後，才覺得兩肩輕快些，呼吸幾口平安的氣息。不過，在朦朧的夜色中，車站附近仍遺有日機炸過的彈痕，闊大而且深下。這又是多少人葬身的墓地呢？我沒有探詢過，祇是悄悄地登上隴海路的車廂，去向西安了。

於是，南京在我的背後，更加遠了，遠了。我不會想到與南京這次別後，現在它竟淪入太陽的旗下！啊，日本的屠刀，已經深入了中國！難道他們祇記得田中的「奏章」而忘掉拿破崙遠征莫斯科也有慘敗的一日嗎？而且，現在的中國，也不是印度，祇有一個洗瓦吉，更不是阿比西尼亞，祇有一個塞拉西。

曾以楊貴妃而著名的臨潼，更因「西安事變」而成爲中國史上的紀念地；現在我所看見的也不過是一片荒涼的景色而已！也許祇有五嶽之一的華山，仍可使人留戀一刻，雖然它不及秦山的名聲之大。

一路，除去穿天楊與土窯而外，我完全感覺自己是在索倫與八達嶺的風塵中。可惜索倫與八達嶺今日已不是我從前的遊覽之所，而是被鐵蹄蹂躪的地方了！

到了西安的時候，我有着那類似北平的城廓，使我記起了西太后逃來此地的故事。她終於屈辱地重歸北平，可是我不願中國今日也有八屈辱地重歸南京，並且也不可能！因爲北平日本驅使曹琨成立了偽中華民國政府，且公佈了幾個原則：一、不承認蔣介石政府，二、

解散國民黨，三、中、日「滿」成立反共同盟，四、中、日「滿」經濟合作，五、復興孔教。（據十二月十三日漢口英文楚報載。）所以我們必定抗戰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，以凱旋之歌，唱着重歸南京，北平以及一切的失地。

在我走進第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以後，我更深地感受着自己是在走向了戰場。

最後我得到毛澤東先生允許讓我以記者的資格，參加了第八路軍——日本的砲火所引起我的願望，終於漸在實現了。

新識者與同行者

在辦事處，以很短的時間，我新識了很多的友人，其中我最熟識的是兩個女人：一個是「長征中三十女人」之一的賀子珍女士，一個是「中國之友」的史沫特列女士。這兩個

名字，我想在青年的記憶中，已經熟知了吧？前者是毛澤東的夫人，也是一個「老兵」；後者是「大地的女兒」的作者。

幾天前，我早已知道賀子珍從膚施來了。我很願與她相識一次；可是，我的個性，又不願自動地去探訪任何一個陌生人。不過，有一次偶然的機會，在一家開演「保衛蘆溝橋」的劇院里，與她相遇了，又相識了。當時，我們都在看劇，並沒有談些什麼。我們的談話，還是幾天以後在辦事處的院門前相見的那一次。我們兩人都是倚着土牆而立，讓陽光溫暖着肢體。她好像不自覺似地開始了一句問話：

「你要到前方去了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哪一天走呢？」

「明天，後天。」

話停了，我們兩人彷彿都有一種同一的寂寞之感。新識者的心情，也許都會這樣吧？我

爲了破除寂寞，同時也是爲了探知些關於她的從前的事跡；我想她一定有很多動人的故事告訴給我。可是，結果，我祇知道她在「征途」的生活十幾年了，與毛澤東結婚已有九年，然後便因爲我一句話觸動了她的感情，使她感到幾分傷心。我記得我那句話是這樣問了她：

「你生過孩子嗎？」

「生過，生過六七個呀！」

「那麼，你的孩子呢？在膚施嗎？」

「現在祇有一個在膚施，其餘的都是生了，就給人了，生了，就給人了！」

這「生了，就給人了」使她臉上熱烈的感情，漸漸地淡了，慘淡了，眼里，充飽了淚水。我們的談話停了一下，我立刻把我們的談話，引向另一方面去，談到她最近的生活。她說：

「……我的傷不好，我的精神自然也不會太好……」

於是，我知道了她頭上，身上，還有七處手榴彈的傷痕。

「怎麼沒有醫好呢？」我問：

「醫好，很麻煩！現在還有彈片沒有取出。」

「現在你可以到醫院去，讓醫生用手術啊！」

「用手術，要很多錢呢！」

我聽了她這句話，我的感情突然衝動了：

「你如果肯的話，我可以找我的朋友幫助你去醫治；我想我的朋友都很情願的……」
我的話，還沒有說完；她似乎有什麼感觸了，便向我告辭了：

「我們再談吧！」

她匆匆地別了我，跑回自己的房間去。我呢，仍留在原處，呆呆地站了很久，我感覺她不但是「一個老兵」，而且她有着一個二十七歲的人所不該有的純潔的靈魂。

以後我們還有幾次的談話；在我感覺我們中間已經有了很好的友誼。在我們別後，我還想念着她，祝福她平安。

一個人有優點；同時，也有弱點，或是缺點；她自然也是一樣。然而她的弱點與缺點，始終沒被我發見。

我與史沫特列是因為教她幾天中國話漸漸熟識了。

她很愛中國，在她聽見中國勝利的消息的時候，她總要以中國話反問一句：

「大勝利！」

然後她便狂笑起來，好像她所希望的已經得到了，好像是她最大的歡快。

不過，她也憂鬱，當她獨自靜坐，或是徘徊的時候。那她也許在記起了自己身前的一些淒涼的故事吧？因為她生長在美國工人的家庭，她的母親在飢餓中死去了；從此我們可以知道「黃金世界」的一般生活，也並不像好萊塢銀幕上所寫的一樣。又因為她早婚，喪失了少女時的幸福；她的丈夫，是印度人，是婆羅門教的貴族，也是一個革命者，幾年前，已經遠離了她，且娶了一個德國的女人，生了小孩，現在在蘇聯是一個教授。從此我們也可以知道她遭受這一打擊，是怎樣地傷害了她的心，熱情的心。此外，也許還有值得她憂鬱的故事。

那便不是我所知道的了。

在她作起工作的時候，便忘記了一切，甚至自己的存在。她工作的時間，最多有過十幾小時，不管旅途上已經如何的疲勞，或是飯後，或是夜深，總是在她那打字機的近邊，像一個音樂家打鋼琴一樣有興趣地打着，不斷地打着。她這種工作精神，是值得我們每個青年學習的。不過我看她常常失眠，却擔心工作損傷了她的健康；所以我常常勸她休息：

「明天再打吧！」

「不，明天還有很多呢！」

「你要病了。」

她搖了搖頭，表示自己為工作而斷送了生命，也沒有一絲的遺憾。因此，她的身體，漸漸地衰弱了。我們學習她工作精神的青年，這一點不得不慎重地加以注意。

以後，她是我的同行者之一。她以外，還有立波先生。我們三人在征途上隨着第八路軍同行一千多里，同寢同食，將近三個月。